虞淙——歌唱者，指挥者，作曲者

○陆元吉（1967 精仪）

如果把时钟拨回到 48 年以前，而你恰好走进了清华的大礼堂，或许会惊喜地发现：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毛主席诗词大合唱》。那是 1967 年的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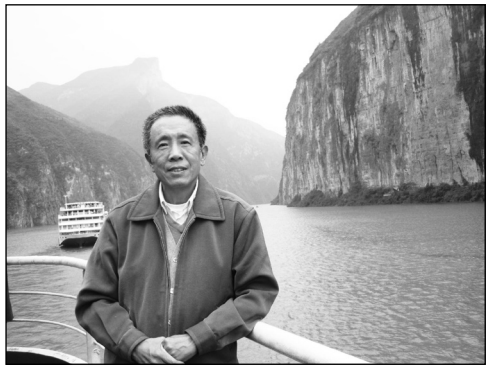
其时，“文革”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1967 年 4 月 14 日，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成立，从此清华井冈山兵团分成两派：团派和414派（校内戏称“老团”、“老四”）。“老团”是掌权派，强势；“老四”被打压，弱势。参加《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演出的全是“老四”的人马。让很多人惊奇的是：一个对学校资源没有支配权而且被掌权的团派强力打压的“老四”，竟然能组织起这样一场规模宏大、而且可以代表清华文艺最高水平的演出。

整个演出队伍确实很亮眼。合唱队阵容整齐、声部均衡，骨干多数是原清华文艺社团合唱队的成员；承担伴奏的乐队差不多铺满了整个舞台，乐器的配置相当齐全，演奏员的主力都是原文艺社团各乐队中的佼佼者；最突出的当数独唱、领唱演员，其中有张剑、吴亭莉、周国权、张肖蝶、赵复中、张守济等，几乎囊括了清华园里的知名歌唱者。难怪前来帮助过排练的原中央乐团指挥郑小瑛夸奖道：“阵容齐整，人才济济。”

但担任这场演出的指挥却既不知名，也不起眼，他的名字叫虞淙。

他担任这个节目的指挥，可说是临危受命。当时，演出队伍已基本拉起，却发现找不到指挥。原因是：1964 年后各队指挥都由音乐室专职教师承担，学生指挥基本断档。而那几位老师当时已成惊弓之鸟，只想远离两派之争。弄得几位组织者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一个合适人选，此时有人推荐了虞淙。但多数人并不认识他，更不知道他能否胜任。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正式登台指挥过合唱，可说是寂寂无名。不用说整个清华园，就是在文艺社团这个小圈子里，知道他的人也并不太多。

他倒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多数人后来才明白，这并非是他“冒胆大”，而是心里确实有几分底气。然而，他的底气从何而来？据我观察，主要是他对歌曲



虞淙学长

内涵的理解和曲调风格的把握能力非一般人可及，他能敏锐地分辨出各种器乐和合唱队各声部的不同旋律，同时还有很强的音乐记忆力。

我和虞淙认识，缘起于1963年。

那年暑假过后，郑冶先生从中央广播合唱团调来清华。他是中广的专业指挥，曾在苏联学习指挥和声乐，也能作曲。到清华后便激情满怀地想把合唱队打造成接近专业水准的一流业余合唱团。为此，来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全校招兵买马，同时又大刀阔斧地淘汰他认为不合格的队员。他很认真地对每个队员作了一次声乐测试，然后开了份淘汰队员名单。我当时在合唱队负责组织工作，看到这份名单的第一眼，脑袋就嗡地一声。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的人数已接近全队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合唱队活动的积极分子，而虞淙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大家都觉得不妥。经过和郑先生再三商量，最后总算达成一致意见：由他再复测一次，标准适当降低。十多天后，他又拿出两份名单，一份是坚持要淘汰的，另一份是要换声部的。另有几个名字却单独列出，说这几个唱得不错，可以上他的声乐小课。又特别指着虞淙的名字说：他乐感挺好，声音也很不错，让他进小合唱组吧。就这样，虞淙不仅逃过了错杀，而且作为小合唱组的骨干成员，在第二年调到了合唱队集中（注：清华学生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实行骨干队员集中制度，即将各队骨干集中到一起，建立若干个团支部，配备政治辅导员。集中队员除上课外，和原班级基本脱离。队员的住宿、用餐、政治学习和课外活动都在一起。整个文艺社团有五个支部，共100多人）。巧的是他也成了我同宿舍的舍友。直到1965年夏末我们都去北京远郊延庆参加“四清”运动，才各奔东西。

虞淙不是一个能很快让你留下印象的人。他个子不高，身形也不很挺拔。他性格偏于内向，话少，语速慢，更不喜欢争辩，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微笑着听别人说话。他也是个好脾气的人，我脑子里几乎搜不出他和别人着急、发火的场景。总之，他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角色，平时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调来合唱队是因为他乐感好、声音不错，可以成为小合唱组的骨干。但后来却意外发现他还喜欢作曲，再后来才知道他不仅爱好作曲，更有这方面的才华。总之，他是个外拙而内秀的人。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班级参加运动，彼此很少联系。但1967年春的一次偶遇，却鬼使神差地又让我们共同度过了将近一年堪称亲密的“战斗”岁月。

记得是那年的早春，大概三月初吧，在校园中偶然遇到曹惠君（后来成为虞淙的夫人）。她比我低两届，1964年集中到合唱队，1965年中接替了我的工作，因此彼此很熟悉。她告诉我：民乐队和合唱队的一些人发起成立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主要为来清华串联的外地学生演些小节目，活跃活跃气氛，也算是在“文革”中找点事情做做。当时学校尚未分派，这个宣传队挂在“红卫兵接待站”的名下。她还告诉我虞淙和另几位我熟悉的也都在那儿，在她的竭力鼓动下，我后来果然也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一员。再后来这支文艺小分队“成建制”地投奔了“老四”，对

1967 年在主楼排练《毛主席诗词大合唱》

外正式名称是“五二战团”，而我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它的负责人。说起来恐怕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所谓的“战团”只是自己发个声明，就算是加入“老四”了，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实际上我们和“414”总部之间也一直没有多少组织联系，我也自始至终不认识总部的任何一位委员。这是典型的“文革”特色，之前和之后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那段时间里，虞淙开始显露出他的作曲才能。很多节目的曲子都由他创作或改编，甚至还改编过器乐曲。同时，他的歌唱能力也得到了发挥。他有浑厚的中音，有不弱的演唱表现力，所以很自然地又成了这个文艺小分队的舞台主力。在一个需要多面手的文艺小团体里，虞淙很自然地成了“宝贝”，成了不可或缺的人。

1967 年下半年，“团”、“四”之争愈演愈烈，两派都想用各种有影响力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力量、鼓舞队伍的士气。于是“老四”就有了大型节目《毛主席诗词大合唱》的策划。“五二战团”作为这台节目的骨干队伍，又一次“成建制”地投了进去。大合唱的对外宣传是这样写的，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演出单位：“风雷激战团”“三军战团”和“五二战团”。所谓的“风雷激”就是临时组建的合唱队，“三军”则是乐队（军乐、民乐、弦乐）。制造出这两个名称宏伟的“战团”，意图很简单，就是为了壮大声势。

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大获成功。“老四”们自然深受鼓舞、兴高采烈。出乎意料的是，不少“老团”群众也给予了好评。此后，这台节目的影响扩展到了校外，陆续有北京和外地单位发来演出邀请。于是先后在北京、天津演了十多场。对扩大“414”的影响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如潮的好评声中，演出一直持续到了 11 月底。

各场演出的指挥都是虞淙。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指挥和合唱队、乐队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熟练和融洽。演出效果是稳步上升的。但平心而论，站在舞台中央的虞淙还是缺少了一点气势。他既不高大、潇洒，指挥动作也不够规范，他毕竟没有接受过作为指挥所必需的基本训练。再加上他的性格偏于内向，不善于激情的外露。这些不足使他无法在舞台上成为一个光芒四射而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但他也有优势，那就是对音乐有较深的感悟，而这种感悟能力多半来自于先天。不足和优点叠

加在一起也产生了好处：使他避开了夸张和花哨，回归到了朴素和自然。

节目中不少歌曲原本没有合唱，需要另配；伴奏谱也有很多缺失，需要补充。因此，虞淙付出精力最多的还是曲谱修改及和声创作等台后工作。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他最突出的音乐才能不是歌唱，也不是指挥，而是作曲。那才是他的强项。

至 1967 年底，两派之争愈加激烈，并开始显露出从文斗转向武斗的迹象。此时人心已经离散，学生陆续离校，演出被迫停止。这台节目终于走到尽头，寿终正寝。虞淙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他第一次，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指挥大型合唱的经历。

“文革”的这段经历很特别、很难忘却。但现在回忆起来，则是五味杂陈：激情和荒唐、青春和迷茫、才华和愚蠢、期盼和恐惧全都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至今也难以完全理清。

1968 年毕业分配，虞淙夫妇去了东北，我和夫人张肖蝶（1970 土建）到了山西。自此，各自奔忙，少有联络。在历经种种曲折后，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居然又都回到了南方。他们先到常州，我们随后调到杭州。前缘重续，彼此有了更多的联系。

2010 年春天，“五二战团”的老战友们从四面八方聚到了杭州。可谓是：当年分手正青春，如今聚首已白头。分别 40 多年的老朋友们话匣子一旦打开，便再没有冷过场。

前来参加聚会的虞淙特地带来了他为《清华校友歌》试谱的曲。《清华校友歌》的歌词是“清华校友网 1964 社区”的校友们几经修改后的成果，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歌词内容丰满，很有感染力。这些歌词不仅勾起了虞淙的美好回忆，更激发了他作曲的冲动。于是，他一口气谱了六个版本不同、风格各异的曲子。聚会上，他重点介绍了其中的几首，并带领试唱，

《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演出

倾听大家的意见。此时的虞淙不再沉默寡言，而是面露笑容，尽显活力。

在清华建校 100 周年时，其中的一首被校友制作成 PPS《清华百年校庆》的背景音乐，使这首歌在清华校友中迅速传播。此后，更有多个版本在校友群中流传。虞淙退休后从常州搬到了上海松江，加入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显然，既能作曲又能演唱的人才到哪里都是“稀缺物”。他顺理成章地又成了这个团的“宝贝”。而虞淙也找到一个在晚年可以寄托情感并发挥才干的舞台。

近几年，虞淙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期，歌曲作品已达四五十首。

他的作品有几个鲜明特点。首先是歌曲的多样性。不仅创作歌曲的题材广泛，而且风格跨度很大。既有叙事的，也有抒情的；既有进行曲风格，也有民歌和戏曲、曲艺风格。但总的来说，更多偏向于传统。第二个特点是旋律流畅，易学上口。拿到他的歌谱基本上哼几遍便唱顺了。第三个特点是十分注重对风格特征的刻画。一旦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其韵律的把握相当准确、到位。最近创作的《江南烟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首歌采用了一位海外校友所写的五言七律为歌词，词中表达了飘泊游子的浓浓思乡之情，情感真挚，意境柔美。虞淙采用了苏州评弹的曲调为其谱曲，风格非常鲜明，评弹的特点被表现得很充分、很到位。整首歌曲听起来流畅婉转、韵味十足。春节前后，虞淙将谱了曲的《江南烟雨》发给我们，让肖蝶试唱。她只哼了一遍就喜欢上了，感觉这首歌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制的。

三月初，应虞淙夫妇邀请，我陪肖蝶到他们家中录音。虞淙的工作室实际上就是一间小卧室，几乎没有作过任何改造。设备也非常简单，就是一台电脑，一套电声设备和一套音乐制作软件。和我见过的一些音乐发烧友的装备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但虞淙就是用这套设备完成了几十首歌曲的作曲、伴奏、配器、录音和后期制作等全套作业。曾有人听过他的作品后误以为是专业制作，到现场一看大为吃惊，脸上写满了疑惑，再三问：是在这里做的吗？真是在这里做的吗？其实并不奇怪，虞淙在制作时的认真、精心和对设备性能的熟悉（需知他是无线电系毕业，又在无线电厂总工程师位置上退休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设备的缺陷。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用一架档次不高的普通照相机也同样能拍出好作品。

录音很顺利，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两首歌的制作，大家听后都相当满意。虞淙也很高兴，坐下来笑眯眯地和我们说话，这是他最舒心的时刻，又有两个“孩子”降生了。可以预见，不用很久新歌又将在校友群中传开，而且，肯定又是一片好评。

小曹曾偷偷地对我说：“他太投入了，感觉一来就煞不住车，常常弄到深更半夜。很担心他的身体。”是啊，他的身体真的不太好。但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开口劝他。因为我知道，作曲已不仅仅是他的爱好，而是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他的宿命，由不得任何人。

但在这里，我还是要悄悄地对虞淙说一句：为了让生命的光泽保持得更长久，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2015 年 7 月